

# 铁血飞刀

(台湾) 东方白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铁  
血  
飞  
刀  
上

「台湾」 东方白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1 号

## 铁血飞刀

东方白 编著

---

责任编辑 古风  
封面设计 康 琰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发行  
印 刷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16.5 印张 35 万字  
版 次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

ISBN 7-225-01153-7/I·242

定价:19.8 元

## 内容简介

平静的中原武林，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又是什么造成一股狂飚，刹那间纠纷迭起、风起云涌……

原来，一切风暴皆由一个外号“豹子”的到来，他武艺高强，来去无踪，扬隐恶又年轻英俊，是黑道人物的“煞星”是沉冤雪耻的“青天”又是妙龄少女理想的男子汉。

他本名申寒魄，化名屈能伸，横扫武林，只为寻找杀害师兄白云和尚的凶手，而师兄的遇害乃是因他人体上藏有一个极大的秘密，得知这个秘密几乎成为黑白两道人物的最大愿望。据说白云和尚昔年和天竺来的伽鲁大师是忘年之交，两人私交甚厚，伽鲁大师涅槃之后，骨灰缸中留有舍利金丹十粒，授权白云，希望他物色到一位心地好、资质佳的年轻人，将金丹送与他，因服此金丹可使功力陡增数倍，成为天下无敌的高手，白云和尚尚未物色好年轻人之前，将秘密给在大腿内侧，以防不测，不料仍被小人覬覦，惨遭毒手，

人皮剥下，竟成为引起武林一场场血腥拼成的导火索，或认贼作父……实在不一而足。

幸而申寒魄为人磊落，品行端正，他无意争服金丹，却误食两颗，他无意争风吃醋，却先后有三位佳丽为他朝思暮想，甚至歹毒者竟向情敌下了毒手……

十粒舍利金丹到底落入谁手？按图索骥为何一无所获？这秘密究竟有谁知晓？申寒魄最终与哪一位喜结伉俪？这一切疑问，均在这部精彩绝伦的武打小说中找到答案。东方白先生的这一力作，以细腻的笔触，精妙的构思，超凡的描写以及不落入俗套的情节，令人拍案叫绝的结尾令你手不释卷，叹为观止！

这真是：

忍看朋辈成新鬼，争皮夺丹也匆忙。

虽是雄心高万丈，看破情怨归寻常。

# 目 录

- 第一章 天风堂豹先生雷霆万钧 ..... (1)  
孝顺女张盈盈挺身救父
- 第二章 都来居中血肉横飞 ..... (14)  
风流老板甘拜下风
- 第三章 搭错车张盈盈误入幽院 ..... (28)  
有身手飘二爷两肋插刀
- 第四章 张海川失算枉费心机 ..... (40)  
屈能伸得助有备无患
- 第五章 于得水翻脸抛旧思 ..... (57)  
飘二爷临危遇无患
- 第六章 道稳秘何不一吐为快 ..... (78)  
为师兄报仇趁热打铁
- 第七章 紧要时小人贪生怕死 ..... (90)  
遇火魔英雄死里逃生
- 第八章 穷家帮遍布天罗地网 ..... (107)  
张盈盈痛说伤心往事
- 第九章 带罪立功痴心妄想 ..... (127)  
自食其果饮恨而亡

- 第十章 张盈盈父亡悲从中来 ..... (144)  
屈能伸含屈有口难辩
- 第十一章 众高手争人皮死伤无数 ..... (156)  
狗蹦子得来不费吹灰力
- 第十二章 柔情妹忽变复仇女 ..... (171)  
飘二爷机警有戒备
- 第十三章 俊男靚女虚惊一场 ..... (185)  
各怀鬼胎一拍即合
- 第十四章 燃眉之际援兵天降 ..... (199)  
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 第十五章 报父仇盈盈行刺败露 ..... (213)  
追兵刃月夜生死一搏
- 第十六章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 (234)  
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 第十七章 送兵刃秀英旧情复萌 ..... (251)  
做淫贼米顺断臂又碎
- 第十八章 弃人皮只为敛兄遗骨 ..... (265)  
是好汉为人磊落光明
- 第十九章 冷霞观内热浪涌起 ..... (276)  
道观之地绝非清静
- 第二十章 荒郊墓园一番血战 ..... (298)  
高手赐教徒儿学功



- 第二十一章 带伤力拼虎落平原 ..... (314)  
蒙面相救功败垂成
- 第二十二章 真人皮真金丹真假难辨 ... (329)  
假观主假道姑乔装打扮
- 第二十三章 有神功小申百思不解 ..... (346)  
遭轻侮二女疑窦丛生
- 第二十四章 帐蓬内沙漠王大施杀威 ... (367)  
申寒魄失挚友肝胆寸裂
- 第二十五章 寂寞嫦娥婉表心声 ..... (395)  
复仇之神横扫无敌
- 第二十六章 作恶多端部下众叛离 ..... (407)  
芳兰生门废园下毒手
- 第二十七章 张盈盈幸承救命之恩 ..... (439)  
谋私利联手自吞苦果
- 第二十八章 才脱狼窝又遇虎口 ..... (454)  
历尽劫波参透人生
- 第二十九章 留慈念歹遭小人残害 ..... (466)  
叹风华飞逝悔不当初
- 第三十章 行动疗伤不惜体力萎顿 ..... (481)  
倾巢而出只为舍利金丹
- 第三十一章 情仇恩怨自有天断 ..... (501)  
永结连理不羨神仙

## 第一章 天风堂豹先生雷霆万钧 孝顺女张盈盈挺身救父

张家大厅很畅亮，门窗也都开着，九月半的天气已很凉爽了，况且穿堂风吹拂着在座诸人的头巾而飘动着，应该不会感到燥热的。可是这些人个个额头见汗，眉毛像结缠在一起；是什么事使他们乱了方寸，焦灼如此呢？

首座上的中年人长相十分威猛，加上讲究的衣着，一看就知道在武林有其超然的地位。诚然，在武林中谁不知道“天风堂”主人张海川的大名？别看他外型威猛，却非张飞之流的莽夫，他机智、善谋，而且击技别走蹊径。但是现在，显然由于一个不速之客的震慑，夫去了往日的稳沉。

这档口，张海川的侄子张宝华打破了沉闷，道：“叔叔，这头豹子来此不到十天，撂倒了十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没有失过一次手，而他只不过向本堂要一个女人，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样的女人？为什么要向叔叔要一个女人？小侄以为，大家都希望知道这一点。”

张海川看也没有看张宝华一眼，漠然道：“这种人，当然罗！不是要钱就是要女人，这有什么稀奇的？”

张宝华道：“叔叔，俗语说：赤脚不怕穿鞋的。他既然没有狮子大张口要钱，只要一个好看的女人，小侄以为这好办得很，放眼百里大小镇甸之上看着痒眼、艳名远播的娘们，就数着本镇上‘都来居’酒楼的女掌柜的齐翠翘了，而这个娘儿们的风评不佳，人所共知，传说她喜欢打野食、吃零嘴，俗语说：

烈女怕缠，骚女怕闲……”

“住口！”怒斥声中，一个大耳光扇了个正着，张宝华自椅上翻落地上。这场面十分火爆，尽管张海川一向不大倚重这个侄子，却没有动手打过他。因而所有的人都为之色变，只有一个人例外，反而大笑起来。

这种幸灾乐祸的大笑，非但张宝华脸上挂不住，其余诸人也都以以为这位主人身边的红人太放肆，也太嚣张了。所有的不友目光一齐倾注在雷庆身上。据说此人的身手不在张海川之下。这工夫张宝华恼羞成怒，一跃而起，面对雷庆龇牙咧嘴角地道：“娘的！你笑什么？是不是抢到孝帽子哩？呸！别他娘的穷酸臭美哩！武二郎练功夫，看你这副王八架子……”

雷庆的确很矮，被骂之下却未恼火，反而又笑了起来，张海川再次斥呵，张宝华才气咻咻地住口。张海川道：“雷总管，我希望听听你的意见，我一向重视你的意见。”

雷庆道：“主人在中原武林中地位显赫，而建立这份声誉又非一朝一日之功，岂可向一个外来的人低头，虽说他只要一个女人，但传出去人家会怎么批评？老实说，那话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张宝华大声道：“他只说要一个女人，并未说要玩弄她，你别他娘的加油添醋。对这种人物，不该以常情去衡量他。”

雷庆还是忍下了，晒然道：“各有各的地盘和窑口，在咱们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上听别人摔阖，主人压根没作个这种事儿，今后也不会作……”

张海川挥挥手，道：“大家先不要争，事到如今，要冷静地

想想，以本人的身份到底是妥协还是硬来硬往好些？须有充分的了解才行。”

这口气虽然并未明示赞成侄子的方式，多少也有点软盖作风了。真正是人的名树的影，敌人未露面，甚至在座的人谁也没见过，只因这头“豹子”踩了几个寨子、踢了几家成了气候的地头蛇，像无俦的狂飚，风行草偃，人人自危了。所以雷庆摊摊手，指指门外道：“卑职以为，此时此刻听听二爷的意见很重要。喏！二主人不是来了……”

老二张海平的身手比张海川要高，而部下们平常忌惮张海平要超过张海川，此人一向是硬派作风不大着兴思考。张海平一进大厅，除了张海川，七八口人都站了起来。

张海平顾盼自若，双手一按道：“各位请坐，别客气！别客气……”甩头比张海川还大。

张海川道：“老二来得正好，你先看看张条子。”递出一张马粪的条子，上面写着：限令半日之内交出那个杀人剥皮的女人，过时一切后果自负。后面的具名就是个“豹”字。

张海平道：“大哥，是那个女人？似乎你知他要的是那个女人？不是我说你，这都是你的好好作风招来的麻烦。”

张海川苦笑着，道：“老二，淌上这种事，净是来硬的也未必有用。至于女人嘛！还不是要个十全十美的女人？”

这工夫张宝华又开了腔，道：“二叔，小侄刚才建议把‘都来居’的女掌柜的献上，反正女人嘛！像球一样，再怎么玩还是圆的……”

“呸！”张海平一口唾沫准确地粘在张宝华的左眼上，厉声

道：“尿泡尿照照去，你算那一头蒜？在这场面上，也有你议论的份儿？”

张宝华乘得很，像个日本艺妓，正襟危坐，连那口粘在左眼上的唾沫都没有擦。张海平道：“大哥，这条子是什么人送来的？”

自嘲地耸耸肩，张海川道：“就放在这大厅的桌子上。”

陡然一惊，张海平道：“大哥，这应该是内贼干的。”

张海川微微摇头道：“海平，能进客厅的只有在座的七八位，你梭溜一下子看看，那一个会是内奸？海平，这头豹子造成了震撼，绝不是浪得虚名之辈……”

冷冷一笑，张海平道：“听大哥的口气似乎打算物色个粉头献上，成名的‘天风堂’要向这条猛龙低头，那好，要低头就干脆彻底，干啥像啥，卖什么就吆呼什么？对不对？咱们镇西头不是有一幢大房子空着吗？鸠工修缮一番，开个勾栏院，取名‘大观园’，内分潇湘馆，找个红窑姐林妹妹担网方持，另有怡红院，当然是宝姐姐当令罗！其他广为物色，凑成十二金钗之数。或者，曷是为了讨好那头豹子，何不干脆把这勾栏院命名为‘豹房’，一旦把他侍候舒服了，说不定本堂可以在他的羽翼之下仰承鼻息，吃一碗腥刺刺、软塌塌的大米干饭！”

张海川气得浑身颤抖，霍然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出厅，进入密室去了。这些话虽然是十足的气话，雷庆却是十分悦耳，亲手送上一杯茶，低声道：“二爷，真痛快！以你的马首是瞻，在下粉身碎骨也绝无怨言！”

张海平生了一双鹰眼，向诸部下扫了一眼，道：“是那一个

吃里扒外？乖乖地给我站出来，嗯！”

部下们齐声道：“二爷，我等自信忠心不二，那会作这种狗皮倒灶的事？你别用这种眼光来梭溜我们！”

张海平道：“是谁首先看到那张条子的？”

雷庆道：“二爷，是我……”

张海平道：“大概是什么时候？”

略想了一下，雷庆道：“大约是晚餐时刻，由于我先吃完，想到大厅来找牙签，就发现了那条子。”

张海平道：“在那一段时间还有谁到大厅来过？”

另一个姓赵的护院看了张宝华一眼道：“二爷，在下发现张宝华自大厅中走出来，那时候正是晚餐时刻。”

目光一凝，张海平望着张宝华，道：“你到大厅中干啥？说！有一句谎言，我就掐死你！”

张宝华呐呐道：“二叔，我本想找大叔要点零用钱，发现二叔和大叔都不在大厅中，我马上就出来了。”

张海平对那姓赵的护院道：“别人都在晚餐，你为什么没有吃饭？如果也在吃饭，怎么会看到宝华进入大厅中？”

姓赵的道：“二爷，去换我班的人稍迟了些，所以别人都吃了半碗饭我才到的，当我走到二门内时，看到张宝华自大厅走出来的。样子有点……”

“天风堂”不是帮会，也不能算是门派，只是在武林中占一席之地，除了大厅中这七八个高手之外，还有护院约十来个。

张海平似乎怀疑张宝华，道：“‘豹子’虽然造成了一阵风暴，凭咱们‘天风堂’可不必提心吊胆。当然，这张条子不会自

已长了腿跑到‘天风堂’来的，总之，是内奸也好，是‘豹子’亲自来过也好，大家多留神也就是了！现在各就各位……”

这工夫一个护院来到大厅门口抱拳道：“启禀二爷，大爷要卑职传令，除了必要的警戒人手例外，其余的全部在大厅中集合。大爷有紧要的事交待！”

张海平冷笑道：“大哥今夜是怎么回事儿？虽说我们不怕那‘豹子’，到底也不能太大意，他明言半日之内要来，此刻正是紧要的档口，万一在此集合被他混了进来怎么办？”

门外那护院道：“大爷是这么交待的，而且还有位多年不见的忘年之交要顺便介绍给二爷及各位……”这护院说完离去。

张海平忿然道：“既然大哥一切都擅专包办了！又何必对我说？看来也没有什么鸟事！这正是二爷我水包皮（泡澡堂子）的辰光。雷庆，你多照料点，大爷问起，你就说我要到澡堂子……”他刚走到大厅门口，忽见张海川陪着一个人，约二十六七，三十不到的青年人，携手进入大厅。

由于这青年人面带笑容，张海川也没有什么特殊表示，诸人只以为此人是张海川不久前离开大厅之后来的。

张海平以为，大哥的忘年之交来了，却未事先知会他一声，一向跋扈的他，内心不舒服，屁股像粘在椅子上没有站起来，但其余的人却都一齐离座。

张海川向这青年客人道：“请坐！不要客气……”这么说着应该伸手肃客让座才对，反常的是，他仍然背负双手，胸上的

表情也有点怪怪地。

青年人没有坐下，却道：“自己人嘛！不必张罗……”

张海平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突然感觉不大对劲，既称忘年之交，大哥首应介绍此人的来历，即使交情够，也不该仍负着手，这岂非慢客？况且大哥的表情，分明是在某种情况之下挤出来的笑容，莫非这人就是……。

他这么想着，也就改变了态度，打着哈哈站起走近二人，往张海川身边一贴，技巧地摸着张海川的背负的双手，不由心头大震，却道：“大哥，你也真是，既是忘年之交到了，礼应先通知上下，以免失了礼数。再说，你这位好友贵姓大名？是不是为咱们助拳来的？总该先有个交待呀！各位说说看？这是不是太那个了？”他的表情已经告诉了雷庆等部下：大爷可能已经被制了……。

雷庆首先窜了出来，当然，仍有五七人并未能及时领略张海平的眼神。此刻是张海川居中，青年人在左边，张海平在右边，张海平拉哥哥的手未拉动，而双手又没有捆绑，就知道人家用的一种“扭曲点穴术”，这种点穴法极少有人会，点了某穴可以使双腿交缠而不能分开，除非解开穴道，就是拉断了腿也是枉然，像双手背负，看来有如自动负手的姿势，却是双臂及双手僵硬，双手握在一起，像死人咽气时握住东西不放一样。

张海平再向雷庆等人一使眼色，现在八个部下已知主人被来人制住，“呛啾啾”声中一齐亮出家伙。而来人却轻轻一推张海川，把他推到墙角，瞬间手中已出现了一根乌溜溜的长鞭，样子像蝎尾，另一手是一柄弯弯的匕首。



加上张海平共九个人，而张、雷二人的身手都不在张海川之下，其余七个人物，和他们的身手也都差不多。

此刻雷前张后，一刀一剑有如闪电奔雷招呼上，其余的钩、斧、笔、戟呼啸、沉喝着交织成不规则的焰网罩下。

而青年人的乌金蝎尾鞭和弯匕首已在刀林剑墙中形成了只重的冷芒漩涡，而且逐渐扩大，而青年人却像重重波涛巨浪中的怒蛟，翻飞、腾掠，不可臆测的角度和方位，造成了无法预测的攻击点。乌金鞭有时幻出一蓬圈圈，瞬间圈圈相连相接，就形成了一张巨网。“啪啪”两声，像砸裂了两个半生不熟的椰子，两个护院头骨裂开还被灵蛇似的乌金鞭卷到大厅另一角落去了。

弯弯的匕首，专门招呼软贴的对手，幻起的银丝有如撑架绢面的乱针绣，反面乍看无章法，正面却是每一针都有一定迹轨。“唰唰唰”——雷庆的脖子及下颚被挑开，张海平的裤带被切断，肚皮翻裂，幸好一肚子姑碎还有一层内膜包着未倒出来，捂肚暴退。另一个护院持戟的手腕差点被切断。不到半盏茶的工夫，已是二死三重伤，另外四个，每人脸上身上都挨了几鞭，衣屑纷飞，挨鞭处皮已被揭去。这工夫张海川大喝一声：“住手！”

大厅中除了嗓门眼不够宽敞发出的牛喘声外，没有任何声音了。张海川颓然道：“这除了为对方制造屠杀的机会之外，还有什么用？自杀的方式很多，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种？”

张海平这辰光完全走了样、缩了水，血自裤管中往下流溅，但他还倚在桌边，舔着焦干的嘴唇，道：“你大概就是那头